

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治疫经验探析*

王居义¹ 汪居安² 吴文清^{1△}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2.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江苏 南京 210018)

中图分类号: R25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745X(2024)06-1086-05

doi: 10.3969/j.issn.1004-745X.2024.06.038

【摘要】 研读近代治疫名家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中的疫病医案, 探究其治疫经验、思想和特色。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共论疫病 20 种, 载治疫方 77 首, 15 首为余氏创方, 以“新订”二字命名。余氏治疫能融合寒温、多法并举, 喜用浮萍、善用鲜药, 疫病外治、针药并施, 疗效确切, 多有治验。余氏治疫, 择药多顾贫寒, 如实记录医案, 医德医风高尚。余氏治疫经验, 对中医疫病临床诊疗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疫病 余奉仙 《医方经验汇编》 学术思想

Analysis of Yu Fengxian's Epidemic Treatment Experience from Collected Prescriptions and Experience in Medicine Wang Juyi, Wang Ju'an, Wu Wenqing. Institute of Medic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By examining medical case records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Collected Prescriptions and Experience in Medicine* by Yu Fengxian, a renowned physician in the treatment of epidemics in modern times, this study explores his experience, ideas, and unique features in treating such diseases. Yu's work covers 20 types of epidemics and includes 77 therapeutic formulas, 15 of which are original creations marked with the prefix "Newly Modified". Yu's approach to treating epidemics integrated the theories of cold and warm diseases, employed multiple therapeutic methods simultaneously, favored the use of *Spirodela polyrhiza*, and emphasized the use of fresh herbs. He also adopted external treatments for epidemics and combined acupuncture with medication, achieving tangible therapeutic effects with many successful cases. In treating epidemics, Yu selected medicines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impoverished, truthfully documented medical cases, and demonstrated high ethical standards and professional conduct. His experiences in treating epidemics hold enlightening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manage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Key words】 Epidemic diseases; Yu Fengxian; *Collected Prescriptions and Experience in Medicine*; Scholarly thoughts

余奉仙(1860–1939年), 字涤凡, 晚号“咸丰遗民”, 江苏阜宁人, 与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并称晚清“苏北三大名医”, 著有《医方经验汇编》(其子余无言整理刊行)、《经验辨录》(稿本, 未刊)^[1]。余氏长于伤寒、温病和妇科杂病的辨治。早岁在南京行医, 中年归阜后, 阜宁及周边宿迁、盱眙、涟水、泗县诸县疫病流行, 求诊甚众, 因而积累了众多疫病诊疗经验, 学验俱丰, 卓有成效^[2]。其孙余瀛鳌为当代著名中医医史文献学家、“国医大师”, 曾撰文称其为“近代治疫名家”^[3–4]。兹就其《医方经验汇编》中治疫学验加以挖掘整理, 以期裨益于临床疫病证治。

1 余奉仙疫病观

《医方经验汇编》全书约三分之一篇幅论述各类疫病。体例上, 先陈疾病之病状, 后言病因病机、治疗大法, 兼有宜忌调护、吉凶顺逆, 言简意赅; 论后列治案, 每案或繁或简, 初诊复诊, 失治误治, 疗效愈后具备, 无甚虚言; 案后列方药及加减变化, 个别方药酌加按语以示精要。余氏论疫, 因机证治完善, 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疫病学术观。

病名上, 共论瘟疫、疫症、寒疫痧霍、疫疹、疫癘、疫黄、疫痢、大头瘟、烂喉疫、虾蟆疫、鸩鹑疫、羊毛疔、螫刺瘟、葡萄疫、瓜瓢疫、天泡疮、豌豆疮、疔瘡瘟、鼠疫、燥疫等疫病计 20 种。除“鼠疫”“燥疫”外, 大部分基本沿用吴又可《温疫论》和刘奎《松峰说疫》中所载“杂疫”病名。

病因上, 在《时气瘟疫辨》一节认为, 时气病“皆时

*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ZD222)

△ 通信作者

序之常而致病”^[5],瘟疫病因则是“非寒非暑,非热非凉,当苦旱淫潦之后,或兵燹饥馑之余,天地之阴阳交错,时序失和,别有一种戾气”^[5],充分继承吴又可“戾气”学说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灾荒兵燹、气候失常导致“时序失和”是时病与瘟疫的差异所在。病机上,“疫气犯人,乃由口鼻吸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实与伤寒不同”^[5]。融合缪希雍、吴又可邪自口鼻而入和喻嘉言《尚论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的观点。病位上,认为吴又可疫病“九传之道,终未出乎表里两字翻叠”^[5],有论之不简、领会不易之弊,“但须以在表、在里及半表半里,划清可矣”^[5],以表里为纲区分疫病之病位,执简驭繁。病性上,则首辨寒热,“疫类甚多,千态万状,大端为温疫、寒疫之异”^[5]。除辨表里寒热外,还重视区分在脏在腑、在上在下、在阴在阳。霍乱因其轻重缓急有中脏、中腑、中经络血脉之分;天泡疮、豌豆疮(天花)病位偏上者多属风热,病位偏下者多属湿热;疫癘虽多热毒为患,但疫病阴证发癘者亦需明辨,治以十四味建中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葡萄疫辨治中更有阳证见阴、虚实错杂之危重征象。

治则治法上,则因疫病之表里寒热而各有不同,但均主张祛邪以安正^[2]。病在表者,大头瘟、烂喉疫、虾蟆疫辛凉清散;燥疫用辛凉甘润之药;鸱鸢疫疏风润肺、宣痹清络;螫刺瘟驱风祛湿解毒。病在里者,疫黄解毒宣热、渗湿清营;疫疹“但宜清凉”;疫痢以“解毒为要领”;瓜瓢疫需“清阳络之毒”;葡萄疫当“祛阳明之邪,清血分之热”。病在半表半里者,疫症以达原饮为主方疏达膜原。

方药上,每病下以医案引出方剂,皆选用古代经典名方或鉴古而新订诸方,精选实用,加减得当,切合病机。同时方与案相应,示人以具体应用和加减变化,生动鲜活。全书共载治疗方77首,其中15首为余氏创方,均以“新订”二字命名。所选诸方有白虎汤、小柴胡汤、承气汤、茵陈蒿汤、白头翁汤等经方;《温疫论》达原饮、《温病条辨》银翘汤、银翘散、清营汤等温病学派名方;《千金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本事方》《东垣试效方》《宣明论方》《伤寒六书》《万病回春》《医宗金鉴》等诸书所载名方。煎服方法上,视证候、病机之异,有米泔水、长流水、阴阳水、甘澜水之不同,有仲景遗韵。剂型上,有汤、丹、丸、散、吹、涂、膏、敷、酒、熏、熨等,内外治并用。

2 伤寒温疫,多法并举

戴天章《广瘟疫论》卷四确立了治疗瘟疫的五种基本治法,即汗法、下法、清法、和法、补法。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进行了扩展,将原先五大治法发展为发表、攻里、和解、开透、清凉、温燥、消化、补益八法^[6]。余氏治疫,融汇诸家经验,多法并举,于何氏总结的8种治

法皆有治验。

“凡能发汗、发痞、发疹、发斑、发丹、发痧、发瘡、发痘等方,皆谓之发表法”^[7]。余氏发表之法,一是辛凉清解。大头瘟为天行风热疫疔之气上犯头面,以普济消毒饮去玄参、板蓝根加菊花、白芷辛凉散风、清热解毒。二是透疹消斑。疫疹因“肺热甚者,腠理拂郁”^[5],疫癘为“热毒过极,胃受蒸灼”^[5],以《普济本事方》利膈汤(薄荷、荆芥、防风、桔梗、甘草、牛蒡子、人参)去人参加赤芍、木通、蝉蜕、连翘解表透疹,以《伤寒六书》消斑青黛汤(青黛、栀子、犀角、玄参、知母、生地黄、甘草、人参、柴胡、石膏、黄连、生姜、大枣)清热消斑。其中,薄荷、牛蒡子、蝉蜕、青黛、犀角等皆透疹消斑之要药。

“凡能降气、蠲痰、导滞、逐水、通瘀、退黄、下胀、追虫等方,皆谓之攻里法”^[7]。余氏攻里之法,一是消肿涤痰。烂喉疫咽喉肿痛、呼吸困难者,急以《丹溪心法》雄黄解毒丸(《丹溪心法》原作斩关丹,明雄黄、郁金、巴豆)消肿定痛、化痰散结。雄黄、巴豆虽性烈有毒,但其有“斩关夺门之功”^[8],以求救急速效。二是利湿退黄。疫黄以《伤寒六书》茵陈将军汤清热解毒、利湿退黄。黄疸治疗不离祛湿,《金匱要略》有“黄家所得,从湿得之”训语,但疫黄治疗则更需以解毒为先。三是活血解毒。鼠疫之症,多发髂核肿痛,余氏认为其属“营气不行,络血凝滞”^[5],此语实脱于《伤寒论·辨脉法第一》“荣卫不通,血凝不流”。余氏宗罗汝兰《鼠疫汇编》解毒活血汤(柴胡、葛根、连翘、当归、藏红花、桃仁、赤芍、生地黄、厚朴、甘草),以大剂活血之品合清热解毒托邪之药治之。

“凡属表里双解,温凉并用,苦辛分消,补泻兼施,平其复遗,调其气血等方,皆谓之和解法”^[7]。和解之法,如疫症以达原饮合小柴胡汤,皆寒热并用之方,疏达膜原,和解少阳。

“凡能芳香开窍,辛凉透络,强壮心机,兴奋神经等方,皆谓之开透法”^[7]。开透之法,一是凉清热开窍。葡萄疫孔窍出血,神情不昧,以银翘汤合清营汤治之,金银花、连翘、犀角、生地黄、黄连、竹叶诸药,气营两清,凉血开窍。二是通腑开窍。瘟疫疹出不收,神志昏糊者,以银翘汤加玄明粉、大黄等药,通腑泻下以开窍,宗吴又可法,“不拘结粪”。三是涤痰开窍。时疫紫斑神昏,阿胶鸡子黄汤加天竺黄、石菖蒲,豁痰清热以利窍。

“辛凉开达,使热从表泄”^[7]清凉之法,从表而泄与发表法无异,从里泻热者,如疫疹以《张氏医通》栀子金花汤(大黄、黄连、黄芩、黄柏)直折火毒,以泻代清。“在表兼寒兼湿当用温燥法”^[7]温燥之法,如寒疫霍乱,补中汤、不换金正气散,皆散寒除湿之剂。“消者去其壅也,化者导其滞也”^[7]消化之法,如疫痢为疫毒湿邪结于肠腑,治以解毒和血导滞,余氏自拟新订黑豆败毒汤(黑豆、黄连、五谷虫、党参、苍术、防风、白芍、赤茯苓、

甘草)。《本草纲目》言黑豆“制风热而活血解毒”，臣黄连解疫痢之毒；党参、苍术、五谷虫消肠积而导痢滞；白芍、赤茯苓、防风、和血调气，共奏解毒化湿、消积导滞、和血祛风之功。

“本体素虚，或因素有内伤，或为病药所残，自当消息其气血阴阳，以施补益之法”^[7]。补益之法，一是托邪外出。疫痢脾胃素虚者，不能鼓荡邪气，以参术扶正，宗喻嘉言法，逆流挽舟，托邪外出。二是行气祛邪。如葡萄疫，余氏认为乃小儿血气未充，热伏内蕴，恶疔直犯血脉，血滞不行，治当“清血中之毒，益血中之气”^[5]，使“气行毒化”^[5]，方用《局方》活命金丹，加丹参、党参等行气以祛邪。三是确有虚象。疫病以祛邪为要义，外邪未祛，慎用补益^[9]。然疫病确见虚象者，补法不可或缺。《景岳全书》尝言“岂知正不能复，则邪必日深”^[10]。余氏治小儿天泡疫，天泡脓浆稀薄、多汗便溏、脉象虚数者，脉症相符，确见虚象，以脉为凭，用人参白虎汤治之。四是邪去补虚。燥疫解后，邪去阴伤，以沙参麦冬汤育阴善后。

疫病“其症则千奇百怪，其病则寒热皆有”，余氏治疫，深谙前贤治疫心法，每每能视因、机、舌、脉而确立治法，甚则多法并用，斟酌古今，大胆化裁，尤其于疫病攻里、补益二法多有心得，洵系其治疫经验之谈，可资临床。

3 喜用浮萍、善用鲜药

浮萍味辛性寒，归肺、膀胱经，《中药大辞典》总结其功效为发汗、祛风、行水、清热、解毒。《神农本草经》《本草图经》《太平圣惠方》《古今医统大全》《续名医类案》等古籍虽记载浮萍可用于外感热病、疫病，但以浮萍为主药治疗疫病者，以刘奎《松峰说疫》和黄元御《四圣悬枢》为代表。刘奎认为浮萍善发瘟疫之汗，胜于麻黄，于瘟疫六经辨证俱以浮萍为主药；黄元御则进一步发明，将浮萍广泛运用于各类疹病^[11]。余氏则在刘奎、黄元御之后，又拓展了浮萍在疫病中的运用。一是透疹消痱。“浮萍乃薄物耳，攒聚水面，亦不啻痱痕之攒于肌表也，况面青背紫，伏阴向阳，固可清肌表之热，而又退血中之火”^[5]。余氏常配伍石膏而成新订浮石汤，浮萍轻清，石膏质重，二者相合，则可清痱疹表里之热，并在新订浮石汤基础上加大黄、牡丹皮、栀子、大青叶等而成新订浮石化痱汤，更增消痱清热之效。余氏主以浮萍来消痱透疹，是在传统中医药学观物取象、取象比类思维指导下的具体运用^[12]。二是辛散清解。如蜚刺瘟，余氏创制新订浮萍败毒散（浮萍、荆芥、薄荷、蝉蜕、甘草、白芷、金银花），主以辛凉解表，兼用清热解毒之药。又如瓜瓢疫，用浮萍“发扬邪秽，俾毒从上越，不使传里”^[5]，实借浮萍轻扬升散、宣达外邪之力。三是入血清热。如葡萄疫，乃血分受病，余氏以紫背浮萍、紫丹参、大生地、当归、郁金、紫菊花等红紫入血之药，直清血分邪热。又如羊毛疫遍身红疹，以鲜浮萍伍郁金、

赤小豆、鸡子清等调敷患处。因浮萍“能去浮游之火，善解心经淫热”^[5]。四是祛风除湿。如天泡疮流脓，治以新订紫背绿衣汤（紫背浮萍、扁豆角衣、西瓜翠衣、丝瓜皮），祛风除湿以消脓。五是代替柴胡。凡阴虚火旺而需以柴胡达表者，以浮萍代之，防柴胡劫阴，于温热疫病尤为合宜。由此可见，余氏对浮萍的运用颇有心得，亦可与近代名医丁甘仁^[13]、叶橘泉^[14]等临证运用浮萍的经验相互参看，更有所得。

除广泛运用浮萍外，余氏还充分吸收温病学派医家对鲜药的运用。如瘟疫出疹不收，舌黑无津之重症，在处方中以荸荠汁为药引。荸荠汁为《温病条辨》五汁饮的组成药物，清肺胃之热而生津止渴。此例为热灼津伤之重症，肾精亏耗，脾胃难运，以荸荠汁为药引，一取其味鲜质润、甘寒生津之效，二取其醒脾开胃，以助他药运化而无腻膈之弊。如羊毛疫出疹，以鲜浮萍外用，江浙卑湿之地，水网稠密，浮萍可就地取材，简廉易得。再如葡萄疫火热之极者，用鲜生地黄汁、鲜葡萄汁，取鲜药气浓、力全、效捷之性^[15]，“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

4 疫病外治，针药并施

清代吴尚先的外治专书《理渝骈文》指出，“凡病多从外入”^[16]，尤重外治之法，并指出外治有“无禁制、无窒碍、无牵掣、无黏滞”^[16]的优点。疫病外治是传统中医疫病理论的重要疗法，其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代^[17]。刘奎《松峰说疫》就广泛使用十余种外治方法、九十余首外治方用于治疗各类杂疫^[18]。

余氏深谙各类疫病外治之法，在继承前贤外治法基础上，更能改良、新创疫病外治方。继承古法上，如寒疫霍乱，余氏以吴茱萸热熨神阙治腹痛呕泻诸症。吴茱萸在明代被广泛用于外治，对寒湿所致泄泻、恶心、呕吐，阴火上乘之眩晕头痛、流涎、脉胀等均具有较好疗效^[19]。改良外治法上，如大头瘟头肿如斗，《温病条辨》用水仙花根捣涂。因水仙花根有毒，余氏用鲜荷叶、菊叶捣汁，加赤豆面调涂，余氏言“亦颇觉有效”。新订外治方上，如瓜瓢疫头面红肿流脓，以新订水陆三仙膏（鲜荷叶、鲜菊叶、赤豆面、蜜）调涂。荷叶升清、菊叶清热解毒、赤小豆利湿，又因荷叶、菊花鲜用，兼有芳香除秽解毒之效。余氏认为此疫内治当升清解毒，由此可见，此外治方治法与其内治之法相应，“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针刺治疫方面，如烂喉疫咽喉痛室，以针刺舌下两旁，即金津、玉液二穴，《针灸大成》言二穴“治重舌肿痛喉闭”，点刺放血有清泻热邪之效。除上述方法外，余氏还运用了油捻熏法、吹药、洗剂、擦剂、敷剂等多种外治方法或剂型。

5 新订诸方，诊治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迄今为止造成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20]。据《申

报》《大公报》等报纸所见相关史料可知,这次大流感在中国大致有2~3波集中疫情,前两波疫情大致集中在1918年的春夏之交和秋季^[21-22]。余氏《医方经验汇编》单列“论燥疫”一篇,共计方论八条案10则,皆为其诊治1918年大流感之经验,极为珍贵。“予所谓燥疫者,古无是名,非敢炫玉,冒自出新,乃以彼年见证,燥气之中,实有疫气乘之,犯人甚众,死亡颇多,予故留意于此,特榜其名,而又记其实也。民国七年戊午,自立秋以后,每日案诊,必有咳嗽者六七名,类皆头痛鼻塞,寒热口干,面赤目红,咳嗽不息。又迟数日,则渐觉其多。所诊症情,大略相似,除不易见功,且变态颇促。及中秋前后,沿村皆然,予虽僻处一隅,每日必数十号百号不等。其就诊者,争先恐后,内外拥挤,挨次临诊,竟有未及诊而毙于抬床者,亦有未及诊而闻有胎落者,寝食无暇,令人惶惶,迨至立冬甫衰,小雪尚未尽止,其传染之烈,乃有如此之甚者”^[5]。根据“民国七年立秋”这一时间节点及症状和传染性的描述,我们可知,余氏所论燥疫实为1918年大流感。

“燥疫”一词在古医籍中较为少见,其始见于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料简诸疫证治》,“春合温,而夏有清凉之气,则夏必患燥疫”^[23],指出燥疫发病主要是由运气失宜。明清时期,燥疫多指“时行伤燥病也”^[24](《伤寒大白》),是指由燥邪所致疫病^[25]。余氏认为1918年大流感属“燥疫”范畴,乃燥气、疫气相兼为病,且运气上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故创设专方新订太清饮(白扁豆、菊花、薄荷、连翘、杏仁、通草、桔梗、桑叶、甘草、荷叶露)、新订天玄地黄汤(天冬、玄参、生地黄、大黄)、新订百花饮(百合、款冬花、白蜜)、新订百花饮(百合、款冬花、白蜜),尊叶、吴之法,皆辛凉甘润之药以治燥疫。

新订太清饮用于燥疫初起,脱胎于三仁汤、桑菊饮等方,清肺益胃、祛邪达表。更有二十余种兼症的加减变化,如头痛者加苦丁茶、蔓荆子;呕者加黄连、橘皮、竹茹,即《医宗金鉴》橘皮竹茹汤;咳者加川贝母、北沙参、枇杷花;痰多加法半夏、橘红、茯苓,即二陈汤;汗多热不退者,加知母、白芍;气虚者加沙参、人乳等。新订天玄地黄汤用于燥疫燥热内结,兼有阴伤,以大黄决壅开塞、以泻代清,天冬、玄参、生地黄为《温病条辨》增液汤“增水行舟”法,以天冬易麦冬,《长沙药解》言天冬“清金化水之力,十倍麦冬”,更增补阴润燥之效。新订百花饮用于恢复期之余邪未清、阴伤咳嗽。百合润肺宁心,清热止嗽,款冬花润肺化痰止咳,合白蜜一勺,补中润燥,祛邪固本并用。邪去阴伤,纯虚无邪者用沙参麦冬汤。

面对历史上最致命最恐怖的传染病,余氏能从运气和病症角度将其归属于燥疫范畴,识因、辨证、立法,并化裁考订新方,所载10则医案皆获痊愈,彰显了中医药学辨证论治的独特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医药学术

自信和文化自信,为今后面对突发或重大疫病,如何充分发挥中医药诊疗优势提供借鉴。

6 余氏治疫经验之现代启示

据《中国疫病史鉴》统计,西汉以来,中医药先后与321次重大瘟疫进行斗争^[26],一部中医药疫病学术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医药疫病斗争史。余氏《医方经验汇编》所载治疫医案就是个体医家同疫病斗争的鲜活案例和经验教训。余氏治疫,主张汇多种治法综合灵活运用,学古之经典治疫名方,视今之病状而随证加减。在新冠肺炎疫情诊治中,全小林“武汉抗疫方”就综合化裁了麻杏石甘汤、藿朴夏苓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神术汤、达原饮诸名方^[27],这也启示我们,中医经典是中医临床的不竭源泉。在具体治疫药物上,余氏发展了刘奎、黄元御浮萍的用药经验,将其充分运用于各类疫病的诊治中。浮萍作为简便、易取、廉价之药,其临床应用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现今医者多将其运用于荨麻疹、银屑病等皮肤类疾病^[28]。若今后医者面对类似的疫病,可借鉴余氏之经验,发挥浮萍辛凉轻清、凉血消斑、透疹解毒之效。面对新发疫病(1918年大流感),余氏能充分运用中医药的理论工具,使用运气学说并结合临症资料,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顾植山^[29]就从五运六气角度指出“伏燥”为新冠肺炎的本质,且新冠肺炎患者多见疲乏的症状乃“伏燥”的重要指征。这也提示今之医者,不可忽视五运六气等传统中医药理论在疫病中的作用。余氏还主张针药并用治疗疫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第九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就纳入了针灸治疗方法,国内外学者从针灸抑制炎症应激、提高免疫力、调节神经功能等方面揭示了针灸治疗新冠肺炎的多种机制^[30]。针灸疗法在疫病中的运用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此外,另如余氏继承温病学派运用鲜药的经验,成功地在疫病急症和恢复期广泛使用鲜药,皆为我们提供了临床借鉴和启发,也提示我们应当进一步制定鲜药的质量标准,加强鲜药的基础研究,发展鲜药种植、采收、保鲜、运用、监管的产业链,创新开发鲜药制剂,推陈出新^[31]。

7 结语

余氏治疫,能明病名、识病因、立治法、订处方,兼采张仲景、黄元御、喻嘉言伤寒之学,吴又可、刘松峰等温病学派医家及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热学派医家观点,而无门户之见。治疗上,融汇寒温,考订诸方,善用鲜药,内外并举,针药并施,故多有卓效。观其医案,深明医理、曲尽人情,凡贫苦者,多以廉价药物代之,如多用浮萍等随手可取之物为主药,常以石膏代犀角、羚羊角等名贵药物。其记录医案,不研琢词句,能实事求是,始末可考;于心得处,能提要钩玄;于失治误治案,亦毫无讳言,如螫刺瘟无效治案、葡萄疫失治致

(下转第1100页)

- [5] 李勇,符文彬,郭元琦,等.腹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J].上海针灸杂志,2009,28(2):92-94.
- [6] 符文彬.整合针灸是治疗抑郁障碍难点的关键[J].中国针灸,2018,38(7):766.
- [7] 杨海俊,唐丹,高祖玲.腰痛的中医疗进展[J].中国中医急症,2022,31(10):1865-1868,1872.
- [8] 郭心鸽,姚欣艳,刘侃,等.国医大师熊继柏辨治腰痛的临床经验[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1(7):982-985.
- [9] 刘爱虎,王彦鹏,张银珍,等.赵文海教授论治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证经验[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23,31(4):82-84.
- [10] 梁晓伦,符文彬.符文彬教授“一针二灸三巩固”整合针灸疗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J].针灸临床杂志,2022,38(1):86-91.
- [11] 袁志刚.符文彬教授三步阶梯疗法治疗肩周炎经验介绍[J].新中医,2012,44(2):144-145.
- [12] 刘月,罗丁,李灵杰,等.精灸技术:灸类技术的革新[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5):2186-2188.
- [13] 蒋丽,符文彬.符文彬从心、胆、脾论治慢性湿疹经验介绍[J].新中医,2017,49(6):168-170.
- [14] 傅文,王孟雨,宁百乐,等.符文彬教授“心身医学”视角下针灸治疗神志病经验[J].中国针灸,2021,41(10):1140-1144.
- [15] 杨文雪,窦逾常,胡英华,等.腹针结合电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疼痛和功能障碍的临床分析[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0(1):50-53.

(收稿日期2023-12-23)

(上接第1089页)

死案等,以示鉴戒。故蒲辅周曾评价道“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人”^[32],诚不虚也。余氏治疫经验对中医疫病临床诊疗具有启发、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余瀛鳌.余奉仙、余无言传略及其医著[J].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3,25(2):58-59.
- [2] 李鸿涛,张明锐.余奉仙辨治瘟疫学术思想探析[J].中医杂志,2018,59(6):536-538.
- [3] 余瀛鳌.余奉仙治疫经验[J].中国社区医师,2003,19(11):18-19.
- [4]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研究(二)[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6.
- [5] 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65,82,86,88,102,105,109,115,118.
- [6] 陆雪秋.何廉臣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8.
- [7] 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M].俞鼎芬,王致谱.点校.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17,125,129,133,140,149,151,156.
- [8] 李中梓.李中梓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524.
- [9] 赵岩松,陈宣妤,王翰飞,等.从《温疫论》看治疫用参有度[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8):780-785.
- [10] 明·张景岳原著.李志庸主编.张景岳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963.
- [11] 郭永胜,黄书婷,渠景连.浮萍在温病中的运用探析[J].中医药信息,2019,36(6):47-49.
- [12] 孙磊涛,王佩佩,戴新央,等.中医象思维基本模式及现代启示[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6):2977-2980.
- [13] 舒莹.丁甘仁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08.
- [14] 叶橘泉.中药琐谈:紫背浮萍[J].江苏中医,1963,8(1):28-29.
- [15] 张小磊,匡淑一,宋亚刚,等.鲜药的临床应用特点及理论分析[J].中医杂志,2022,63(19):1812-1815.
- [16] 吴尚先.理渝骈文[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
- [17] 徐颖绮,施侠威,林玲香.中药外治法防治疫病思路探析[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6(8):898-902.
- [18] 董利利,陈柳.《松峰说疫》中疫病外治特色研究[J].中医临床研究,2014,6(27):77-79.
- [19] 崔瑛,纪彬,赵素霞,等.吴茱萸外用功效的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2):264-267.
- [20] 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
- [21] 吴文清.《申报》所见中国1918—1920年大流感流行史料[J].中华医史杂志,2020,50(4):225-237.
- [22] 吴文清.《大公报》视角下1918年大流感在中国的流行与防治[J].中华医史杂志,2021,51(3):158-166.
- [23] 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06.
- [24] 秦之桢.伤寒大白[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229.
- [25] 王晓梅.中医学“燥”的理论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7.
- [26] 梁峻.中国疫病史鉴[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 [27] 仝小林,李修洋,赵林华,等.从“寒湿疫”角度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药防治策略[J].中医杂志,2020,61(6):465-470.
- [28] 王加锋,展照双.浮萍历代应用探源[J].中药与临床,2011,2(4):39-40.
- [29] 顾植山.五运六气看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J].世界中医药,2020,15(2):144-149.
- [30] 王进忠,刘云涛,郑丹文,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针灸治疗思路解读[J].广东医学,2023,44(7):822-825.
- [31] 李亚楠,王庸全,许岩,等.中药鲜药的历史源流与发展策略思考[J].世界中医药,2022,17(21):2992-2997.
- [32] 李兴培.蒲辅周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23.

(收稿日期2024-01-12)